

曾國藩書札



曾國藩書札類鈔

●家政

致父

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，嗣後共接家信五封；十五日接四弟在澧濱所發信——係第二號——始知正月信已失矣。廿二日接父親在甘里鋪發信，四月廿八已剗接在漢口寄曹顯生家信，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；五月十五接父親到長沙發信，內有四弟信，六弟文章五首。謹悉祖父母大人康強，家中老幼平安，諸弟讀書發奮，並喜父親出京，一路順暢。自京至省，僅三十餘日，真極神速。男於閏月十六發第五號家信，四月十一發六號十七發七號，不知家中均收到否？邇際男身體如常，每夜早眠起亦漸早，惟不耐久思，思多則頭昏，故常冥心於無用，優游涵養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。九弟功課有常，禮記九本已點完，鑑已看至三國，斯文精粹詩文各已讀半本，詩略進功，文章未進功，男亦不求速效，觀其領悟，已有心得，大約手不從心耳。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，不須扶持，尙未能言，無乳可食，每日一粥兩飯。家婦身體亦好，已有夢熊之喜。婢僕皆如故，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，係南

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；同鄉六人，得四庶常兩知縣。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日付回，茲又付呈殿試糊考全單。同鄉京官如故鄭莘田給諫，服闋來京。梅霖生病勢沉重，深爲可慮。黎樾喬老前輩處，父親未去辭行，男已道達此意。廣東之事，四月十八日得捷音，茲將抄報付回。男等在京自知謹慎，堂上各老人，不必望懷。家中事，蘭姊去年生育，是男是女？楚善事如何成就？伏望示知。

致祖父

五月十八日，孫在京發第八號家信，內有六弟文二篇，廣東事抄報一紙，本年殿試期考單一紙，寄四弟六弟新舊信二封，絹寫格言一幅，孫國荃寄呈文四篇詩十首字一紙，呈堂上稟三紙，寄四弟信一封，不審已收到否？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，係四弟初十日在省城發得悉一切，不勝欣慰！孫國藩日內身體平安，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，服藥一帖，次日即愈。初三日復患腹瀉，服藥二帖即愈。曾孫甲三於廿三日腹瀉不止，比請鄭小珊診治，次日添請吳竹如，第云：『係脾虛而兼受暑氣。』三日內服藥六帖，亦無大效。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，專服涼藥漸次平復。初二兩日未吃藥，刻下病已全好，惟脾元尙虧，體尙未復。孫等自知細心調理，觀其行走如常，飲食如常，不吃藥即可復體，堂上不必挂念。家孫婦身體亦好，婢僕如舊。

同鄉梅霖生病，於五月中旬日日加重，十八日上床，廿五日子時仙逝。胡雲閣先生亦同日同時同刻仙逝。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，係陳岱雲、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。戊戌同年贖儀共五百兩，吳甄甫夫子總裁進京贖贈百兩，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。計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，不過用四百金，其餘尚可周恤遺孤。自五月下旬以至六月初，諸事殷繁，蓋孫亦未得讀書。六弟前寄文來京，尙有三篇，孫未暇改。廣東已成功，由軍功陞官及戴花翎藍翎者共二百餘人，將上諭抄回前半節，其後半載陞官人名，未及全抄。昨接家信，始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，八叔之家稍安，而我家更窘迫，不知祖父如何調停？去冬今年如何說法？望於家信內詳示。孫等在京，別無生計，大約冬初即須借賤，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，不勝愧悚。吳春岡分發浙江，告假由江南回家，七月初起程。

致祖父

六月初七日發家信第九號，廿九日早接丹關十叔信，係正月廿八日發。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，三月已全愈，至今康健如常，家中老幼均吉，不勝欣幸。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物於彭山配處，至今尙未到，大約七月可到。丹關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與我家承管，其中曲折甚多，添梓坪借錢三百四十千，其實祇三百千，外四十千是丹關叔兄弟代出。丹關叔因我家景况艱窘，勉諒

代楚善叔解危，將來受累不淺，故所代出之四十千，自去冬至今，不敢向我家明言，不特不敢明告祖父，即父親叔父之前，渠亦不敢直說。蓋事前說出，則事必不成；不成則楚善叔逼迫無路，二伯祖母奉養必闕，而本房日見凋敗，終無安靜之日矣。事後說出，則我家既受其累，又受其欺，祖父大人必怒，渠更無辭可對，無地自容。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，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，轉稟告祖父大人。現在家中艱難，渠所代出之四十千，想無錢可以付渠。八月，心齋兄南旋，孫擬在京借銀數十兩付回家中歸楚。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，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。

孫此刻在京，光景漸窘，然當京官者，大半皆東扯西支，從無充裕之時，亦從無凍餓之時。家中不必繫懷。孫現經管長郡會館事，公項存件，亦已無幾；孫日內身體如恆，九弟亦好。甲三自五月廿三日起病，至今雖全愈，然十分之中，尚有一二分未盡復舊，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，泡凍米吃二次，乳已全無，而伊亦要吃。據醫云：『此等乳最不養人。』因其夜哭甚，不能遽斷乳，從前發熱煩燥，夜臥不安，食物不化，及一切諸患，此時皆已去盡。日日嬉笑好吃，現在尙服補脾之藥，大約再服四五帖，本體全復，即可不藥。孫婦亦感冒三天，鄭小珊云：『服涼藥後須略吃安胎藥。』目下亦健爽如常。甲三病時，孫婦曾五月廿五日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金身，快病愈中今年酬願。又言西冲有壽佛神像，祖

母曾叩許裝修，亦係爲甲三而許，亦求病愈，今年酬願。梅霖生身後事辦理，願如意。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，同鄉各官如常。家中若有信來，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。

致父

五月十八日發家信第八號，知家中已經收到。六月初七日，發第九號，內有男呈祖父稟一件，國荃寄四弟信一件。七月初二日，發第十號，內有黃芽白菜子，不知俱已收到否？男等接得父親歸途三次信：一係河間廿里鋪發，一汴梁城發，一武昌發。又長沙發信亦收到。六月廿九，接丹閣叔信。七月初九，彭山圮到京，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經世文編一部，慎詒堂四書周易各一部，小皮箱三只，有布套龍鬚草蓆一牀，信一件；又叔父手書，得悉一切譜已修好。楚善叔事已有成局。彭山圮處兌錢四十千文。外楚善叔信一件，岳父信一件。七月廿七日，接到家信兩件：一係五月十五在家寫，一係六月廿七在省寫。外歐陽牧雲信一，曾香海信一，心齋家信二，荆七信一，俱收到。彭山圮進京，道上爲雨泥所苦，又值黃河水漲，渡河時大費力；行李衣服皆濕，惟男所寄書，渠收貯箱內，全無潮損，真可感也。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男，渠於初九晚到，男於十三日請酒。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善，於十八日賃住黑市。離城十八里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，男必去送考。

男在京身體平安，國荃亦如常。男婦於六月廿三四感冒，服藥數帖全愈，又服安胎藥數帖。紀澤自病全愈後，接又服補劑十餘帖，辰下體已復完，每日行走歡呼，雖不能言，已無所不知。食粥一大碗，不食零物，僕婢皆如常。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南，其人蠢而負恩。肅祥已跟別人，男見其老成，加錢呼之復來。男目下光景漸窘，恰有俸銀接續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，今年尚可勉強支持。至明年則更難籌畫。借錢之難，京城與家鄉相仿，但不勒追強逼耳。前次寄信回家，言添梓坪借項，內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，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。近因完彭山峴項，又移徙房屋，用錢日多，恐難再付銀回家。

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，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。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，取吉日也。棉花六條胡同之屋，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，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，故遂遷移。繩匠胡同房，每月大錢十千，收拾又須十餘千。心齋借男銀已全楚，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，又有各項出息，渠言尙須借銀出京，不知信否？

廣東事前已平息，近又傳聞異辭。參贊大臣隆文已病死，楊芳已告病回湖南。七月間又奉旨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往廣東查辦。八月初一日又奉旨派玉明往天津，哈琅阿往山海關，黃河於六月十

四日開口，汴梁四面水圍，幸不淹城。七月十六日，奉旨派王鼎慧成往河南查辦，現聞泛溢千里，恐其直注洪澤湖，又聞將開捐名豫工例辦河南工程也。男已於七月留巖，楚善叔有信寄男，係四月寫，備言其苦。近聞衡陽田已賣，應可勉強度日。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，男曾言帮他，曾稟告叔父，未稟祖父，大人是男之罪，非渠之過，其餘細微曲折，時成時否，時朋買，時獨買，叔父信不甚詳明，楚善叔信甚詳，男不敢盡信。總之，渠但免債主追逼，即是好處。第目前無屋可住，不知何處安身？若萬一老親幼子，棲託無所，則流離四徙，尤可憐憫。以男愚見，可仍使渠住近處，斷不可住衡陽，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，若有餘貲，則佃田耕作。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，備言楚善光景之苦，與男關注之切，問渠所營產業，可佃與楚善耕否？渠若允從，則男另有信求堯階，租穀須格外從輕，但路太遠，至少亦須耕六十畝，方可了吃。

堯階壽屏託心齋帶回，嚴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，簠簋不飭，聲名狼藉，如查有真實劣蹟，或有上案，不妨抄錄付京，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，但須機密。

四弟六弟考試，不知如何得不足喜，失不足憂，總以發憤讀書為主。史宜日日看，不可閒斷。九弟閱易知錄，現已看至隋朝溫經，須先窮一經，一經通後，再治他經，切不可兼營並鶩，一無所得。厚二總

以書熟爲主每日讀詩一首。

致父

八月初三日，男發家信第十一號，信甚長，不審已收到否？十四日接家信，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，得悉丹閣叔入泮，且堂上各大人康健，不勝欣幸！男於八月初六日，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，屋甚好，共十八間，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；前在棉花胡同房甚偏仄，此時房屋爽塏，氣象軒敞。男與九弟言：『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。』男身體平安，九弟亦如常；前不過小恙，兩日即愈，未服補劑。甲三自病體復元後，日見肥胖，每日歡呼趨走，精神不倦。家婦亦如恆。九弟禮記讀完，現讀周禮。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，男向渠借錢四十千，付至家用；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廿八兩交勤七處轉交男家。且言萬不致誤。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，其銀若到，家中不必還他。又男寄有冬菜一簍，朱堯階壽屏一付，在心齋處；冬菜託交勤七叔送至家，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。香海處，月內準有信去；王睢園處，去冬有信去，至今無回信，殊不可解。顏字不宜寫白摺，男擬改臨褚柳。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，承已代覓一具，感戴之至，泥首萬拜。若得再覓一具，卽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。

致父

八月十四日，接家信三件，內係得父親信一，叔父信一，丹闌叔信一。十八日，男發家信第十二號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等在京，身體平安，甲三母子如常，惟九弟迫思南歸，不解何故？自九月初間，即欲言歸，男始聞駭異，再四就詢，終不明言。不知男何處不友？遂爾開罪於弟，使弟不願同居。男勸其明白陳辭，萬不可蘊藏於心，稍生猜疑。如男有不是，弟宜正容責之，婉言導之，使男改過自贖。再三勸諭，弟終無一言。如男全無過愆，弟願歸侍定省，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，待回到時，家中諭令南歸，然後擇伴束裝，尚未爲晚。男因弟歸志已決，百計阻留，勸其多住四十天，而弟仍不願，欲與彭山、岷同歸。彭會試能屈，擬九月底南旋，現在尙少途費，待渠家寄銀來京，男目下告匱，九弟若歸，途費甚難措辦。

英夷在浙江，滋擾日甚，河南水災，豫楚一路飢民甚多，行旅大有戒心。胡詠芝前輩扶櫬南歸，行李家眷，雇一大船，頗挾重資，聞昨已被搶劫，言之可慘！九弟年少無知，又無大幫作伴，又無健僕，又無途費充裕，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，兼此數者，男所以大不放心，萬萬不令弟歸。即家中聞之，亦萬萬放心不下。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，弟若婉從，則讀書如故，半月內另又有稟呈，弟若執拗不從，則男當責以大義，必不令其獨行。自從閏三月以來，弟未嘗片語違忤，男亦從未加以詞色，兄弟極爲滿樂，茲忽欲歸，男寢饋難安，展轉思維，不解何故。男萬難辭答，父親寄諭來京，先責男教書不盡職，待弟不友。

愛之罪；後責弟年少無知之罪，弟當翻然改悟。男教訓不先，友愛不切，不勝戰慄待罪之至！伏望父母親俯賜懲責，俾知悛悔，遵守，斷不敢怙過飾非，致兄弟仍稍有嫌隙。家中望無使外人聞知，疑男兄弟不睦，九弟不過堅執，無絲毫怨男也。

致父

十月十七日，接讀在縣城所發手諭，知家中老幼安吉，各親戚家，並皆如常。七月廿五，由黃陂寄信，八月十三日，由縣附信寄攸，皆未收到。男於八月初三，發第十一號家信，十八發第十二號，九月十六日發第十三號，不知皆收到否？男在京身體平安，近因體氣日強，每天發奮用功，早起溫經，早飯後讀三史，下半日閱詩古文，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，皆過筆圈點，若有耽擱，則止看一半。九弟體好如常，但不甚讀書，前八月下旬，迫切思歸，男再四勸慰，詢其何故，九弟終不明言，惟不讀書，不肯在上房共飯。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，男婦獨在上房飯。九月一月皆如此。弟待男恭敬如常，待男婦和易如常，男夫婦相待亦如常，但不解其思歸之故。男告弟云：「凡兄弟有不是處，必須明言，萬不可蓄疑於心，如我有不是，弟當明爭婉諷，我若不聽，弟當寫信稟告堂上。今欲一人獨歸，浪用途費，錯過光陰，道路艱險，爾又年少無知，祖父母父母聞之，必且食不甘味，寢不安枕。我又安能放心？是萬不可也！」

「等語。又寫信一封，詳言不可歸之故，共二千餘字；又作詩一首示弟，弟微有悔意，而尙不讀書。十月初九，男及弟等，恭慶壽辰；十一日男三十初度，弟具酒食，肅衣冠，爲男祝賀。嗣是復在上房，四人共飯，和好無猜。昨接父親手諭，中有示荃男一紙，言「境遇難得，光陰不再」等語。弟始愧悔讀書，男教弟千萬言而弟不聽；父教弟數言，而弟遽惶恐改悟，是知非弟之咎，乃男之不能友愛，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。伏求更賜手諭，責男之罪，俾男得率教改過，幸甚。

男婦身體如常，孫男日見結實，皮色較前稍黑，尙不解語。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，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；此項例聽經管支用，俟交卸時算出，不算利錢。男除用此項外，每月僅用銀十二兩；若稍省儉，明年尙可不借錢，比家中用度較奢華，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。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，此輪次書局。

英事之事，九月十七大勝，在福建台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，斬首三十二名，大快人心。許吉齋師放甘肅知府，同鄉何宅盡室南歸，餘俱如故。同鄉京官現僅十餘人。

致父

十一月十八，男有信寄呈，寫十五日生女事，不知到否？昨十二月十七日，奉到手諭，知家中百凡

順遂，不勝欣幸。男等在京，身體平安，孫男孫女皆好；現在共用四人，荆七專抱孫男，以春梅事多，不兼顧也。孫男每日清晨，與男同起，即送出外，夜始接歸上房。孫女滿月，有客一席。九弟讀書，近有李碧峯同居，較有樂趣。男精神不甚好，不能勤教，亦不督責；每日兄弟語笑歡娛，蕭然自樂，而九弟似有進境。茲將昨日課文原稿呈上。男今年過年，除用去會館房租六十千外，又借銀五十兩；前日冀望外間或有炭資之贈，今冬乃絕無此項。聞今年家中可盡完舊債，是男在外有負累而家無負累，此最可喜之事。岱雲則南北負累，時常憂貧；然其人忠信篤敬，見信於人，亦無窘迫之時。同鄉京官俞岱青先生，告假擬明年春初出京，男有乾鹿肉，託渠帶回。杜蘭溪、周華甫皆擬送家眷出京，岱雲約男同送家眷，男不肯送，渠謀亦中止。彭山岷出京，男爲代借五十金，昨已如數付來。心齋臨行時，約送銀廿八兩，至勸七叔處轉交我家，不知能踐言否？嗣後家中信來，四弟六弟各寫數行，能寫長信更好。

致父母

新正月初七日，男發第一號家信，並鹿脯一方，託俞岱青先生交彭山岷轉寄，不知到否？去年臘月十九日發家信，內共信十餘封，想已到矣。初七日信係男蓋代書，初八日早，男兄弟率合寓上下焚香祝禱。下半日蓋弟患病，發熱畏寒，遍身骨節痛，腦氣疼痛；次早，請小珊診，係時疫證，連日服藥，現已大

愈。小珊云：『凡南人體素陰虛者，入京多患此症。從前彭棟樓夫婦，皆患此症。羅蘇溪勞辛階、鄭小珊、周華甫亦曾有此病。男庚子年之病亦是此症。其治法不外滋陰祛邪，二者兼顧。』九弟此次之病，又兼肝家有鬱，胃家有滯，故病勢來得甚陡。自初八日至十三，脇氣疼痛呻吟之聲，震屋瓦，男等日夜惶懼。初九即請吳竹如醫治，連日共請四醫，總以竹如爲主。小珊爲輔。十四日脇痛已止，肝火亦平。十五日已能食粥，日減日退。現在微有邪熱在胃。小珊云：『再過數日，邪熱祛盡，即可服補劑。本月盡當可復體還元。』男自己亥年進京，庚子年自身大病，辛丑年孫兒病，今年九弟病，仰託祖父母父母福蔭，皆保萬全，何幸如之？因此思丁酉春祖父之病，男不獲在家伏侍，至今尙覺心悸。九弟意欲於病起復體後歸家，男不敢復留，待他全好時，當借途費擇良伴，令其南歸。大約在三月起行。英逆去秋在浙滋擾，冬間無甚動作。若今春不來天津，或來而我師全勝，使彼片帆不返，則社稷蒼生之福也。黃河決口，去歲動工，用錢五百餘萬，業已告竣，臘底又復決口。湖北崇陽民變，現在調兵剿辦，當易平息。

致父母

正月十七日，發第二號家信，不知已收到否？男身體平安，男婦亦如常。九弟之病，自正月十六日後，日見強旺。二月一日開葷，現已全復元矣。二月以來，日日習字，時有長進。男亦常習小楷，以爲明年

考差之具。近來改臨智永千字文帖，不復臨顏柳二家帖，以不合時宜故也。孫男身體甚好，每日佻達歡呼，曾無歇息。孫女亦好。浙江之事，聞於正月底交戰，仍爾不勝；去歲所失甯波府城，定海鎮海二縣，尚未收復。英夷滋擾以來，皆漢奸助之爲虐；此輩食毛踐土，喪盡天良！不知何日罪惡貫盈，始得聚而殲滅？湖北崇陽縣逆賊鍾人杰爲亂，攻占崇陽通城二縣，裕制軍即日撲滅，將鍾人杰及逆黨檻送京師正法，餘孽俱已搜盡。鍾逆倡亂，不及一月，黨羽姻屬，皆伏天誅。黃河去年決口，早已合龍，大功告成矣。九弟前病中思歸，近因難覓好伴，且聞道上有虞，是以不復作歸計。弟自病好後，亦安心不甚思家。李碧峯在寓住三月，現已找得館地，在唐同年李杜家教書，每月俸金二兩，月費一千。男於二月初配九藥一料，重三斤，約計費錢六千文。男等在京謹慎，望父母親大人放心。

致父母

二月廿三日，發家信第三號，不知已收到否？正月所寄鹿脯，想已到。三月初，奉大人正月十二日手諭，具悉一切，又知附有布匹臘肉等，在黃荊卿處，第不知黃氏兄弟何日進京？又不知家中係專人送至省城，抑託人順帶也？男在京身體如常，男婦亦清吉；九弟體已復元，前二月間，因其初愈，每日只令寫字養神，三月以來，仍理舊業，依去年功課，未服補藥，男分九藥六兩與他吃，因年少不敢峻補。

男女皆好，擬於三月間點牛痘。此間牛痘局，係廣東京官，請名醫設局，積德不索一錢，萬無一失。男近來每日習字，不多看書；同年邀爲試帖詩課，十日內作詩五首，用白摺寫好公評，以爲明年考差之具。又吳子序同年，有兩弟在男處附課看文；又金台書院每月月課，男亦代人作文，因久荒制藝，不得不略爲溫習。此刻光景已窮，幸每月可收公項房錢十五千外，些微挪借，即可過度。京城銀錢，比外間寬爲活動。家中去年澈底澄清，餘債無多，此真可喜！蕙妹僅存錢四百千，以二百在新鑒食租，不知住何人屋？負薪汲水，又靠何人？率五又文弱，何能習勞？後有家信，望將蕙妹家事，瑣細詳書。

致祖父

三月十一日發家信第四號，四月初十日廿三發第五號第六號；後兩號，皆寄省城陳家，因寄有銀箋筆帖等物，待諸弟晉省時，當面去接。四月廿一日接壬寅第二號家信，內祖父父親叔父手書各一，兩弟信並詩文，俱收。伏讀祖父手諭，字跡與早年相同，知精神較健；家中老幼平安，不勝欣幸。遊子在外，最重惟平安二字。承叔父代辦壽具，兄弟感恩，何以圖報？湘潭帶漆必須多辦，此物難辦，真假不可邀人去同買，反有奸弊。在省考試時，與朋友間看漆之法，多問則必能知一二；若臨買時，向紙行邀人同去，則必吃虧。如不知看漆之法，則今年不必買太多，待明年講究熟習，再買不遲。今年漆新壽具

之時，祖父母壽具必須加漆；以後每年加添一次，四具同加，約計每年漆錢多少，寫信來京，孫付至省城甚易。此事萬不可從儉，子孫所謂報恩之處，惟此是爲切實，其餘皆虛文也。孫意總以厚漆爲主，由一層以加至數十層，愈厚愈堅，不必多用塗灰夏布等物，恐其與漆不相膠黏，歷久而脫殼也。然此事孫未嘗經歷講究，不知如何而後盡善；家中如何辦法，望四弟詳細寫信告知，更望叔父教訓諸弟，經理家事。

心齋兄去年臨行時，言到縣卽送銀廿八兩至我家；孫因十叔所代之錢，恐家中年底難辦，故向心齋通挪，因渠曾挪過孫的。今渠既未送來，則不必向渠借也。家中目下敷用不缺。此孫所第一放心者，孫在京已借銀二百兩，此地過挪甚易，故不甚窘迫，恐不能顧家耳。曾孫姊妹二人體甚好，四月廿三日，已種牛痘，牛痘萬無一失，係廣東京官設局濟活貧家嬰兒，不取一錢。茲附回種法一張，敬呈慈覽。湘潭長沙，皆有牛痘公局，可惜鄉間無人知之。英夷去年攻占浙江甯波府，及定海鎮海兩縣，今年退出甯波，攻占乍浦，極可痛恨！京城人心安靜如無事時，想不日可殄滅也。

致父母

六月廿八日，接到家書，係二月廿四日所發，知十九日四弟得生子，男等合室相慶。四妹生產雖